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 劳白——译

我

曾

候

过

侍

英

国

国

王

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Bohumil Hrabal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 劳白 译

我曾侍候过 英国国王

Bohumil Hrabal

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译, — 2版. — 北京: 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302-1881-5

I. ①我… II. ①博… ②刘… ③劳… III. ①长篇小
说 — 捷克 — 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199 号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WO CENG SHIHO GUO YINGGUO GUOWANG

[捷克]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著 星灿 劳白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2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81-5
定 价 4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作 者 说 明

本书手稿是在强烈的夏日阳光下打出来的。烈日晒得打字机曾多次一分钟内就卡壳一次。我没法直视强光照射下那页耀眼的白纸，也没能将打出来的稿子检查一遍，只是在强光下机械地打着字。阳光使我眼花缭乱，只能看见闪亮的打字机轮廓。铁皮屋顶经过几个小时的照射，热得使已经打上字的纸张卷成了筒。由于最近一年来发生的事件，使我无暇注销亡母的户口，这些事件逼得我将打出来的稿件按原样摺在那里未加改动。我希望有一天，我有时间和勇气仔细琢磨，把这部稿子改得完美一些，或者——在我可以抹去这些粗糙而自然的画面的前提下，只需拿起一把剪刀来处理这份稿子，把其中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保持清新的画面剪下来。倘若我已不在人世，就请我的哪位朋友来完成，将这些剪下的画面拼成一部小小的中篇或较长的短篇小说吧。就这样。

又及：在我写作这部稿子的这个夏季月份里，我正生活在为达利“虚构的回忆”以及弗洛伊德“在畅所欲言中，发现被压抑的冲动”而激动的情绪之中。

目 录

- 一 擦拭玻璃杯 —— 1
- 二 宁静旅馆 —— 41
- 三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 85
- 四 我没有找到她的脑袋 —— 139
- 五 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 —— 189

译后记 —— 265

—

擦拭玻璃杯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

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
“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重复一遍!”于是我说,在这里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
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住,你必须看见一切,必须听见一切!重复一遍!”于是,我惊讶地重复了一遍说我将看见一切,听见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工作。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来到大堂,接受一次小小的检阅。旅馆经理驾到。

地毯的一边站着餐厅领班和所有服务员，最后一个是我，一个干巴小个儿学徒。另一边站着厨师、客房服务员、厨房打下手的、勤杂工和洗碗工。我们的老板，经理先生打我们身旁走过，检查我们的衬衫和礼服，看我们的领子是否干净，燕尾服上有没有油污，扣子掉没掉，皮鞋亮不亮，他还弯下身来闻一闻，检查我们是不是洗了脚，然后说：“你们好，先生们！你们好，女士们！”于是，我们便不能再跟任何人闲扯了。餐厅服务员们教我怎样将刀叉包在餐巾里。让我打扫烟灰缸。每天我还得清洗装热香肠的铁皮盒子，因为是由我到火车站去叫卖热香肠的。全套活计都是那个已经不再当学徒、成了正式工的人教给我的。哎呀呀，他为了能到火车站去叫卖香肠，可真没少求人家。最初，我对这一点感到有些不解，到后来我就明白了。我最爱干的就是到火车站去向车上的乘客卖香肠这档子差事了。有好几次，我的香肠以一克朗八十哈莱士¹一对卖给人家，可乘客们只有一张二十克朗，有时甚至五十克朗的钞票，而我又没有那么多零钱找给他们。即使有，我也只顾继续往下卖，直到乘客们纷纷上车，从窗口探出头，伸出手来让我找钱。我先把热香肠放好，

1 捷克硬币，一百哈莱士为一克朗。

然后在兜里翻找零钱。乘客们大声嚷嚷，说钢镚儿不用找了，把纸币找给他们就行。我却磨磨蹭蹭地在兜里找纸币。哨声响了，我才慢慢掏出该找给乘客的纸币。可是，火车已经徐徐开动。我追在火车后面跑，举着钱，眼看着他的手指就要触着纸币了。有一个人探出一大截身子，以致不得不让人拽住他的腿。还有一个人，他探在窗外的脑袋眼看要碰着站台的柱子，可是后来，他伸着的手指很快离我远去。我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手里捏着纸币。这可就是我的了！很少有旅客回来索取过这些钱。这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积蓄。一个月下来便是好几百，到后来我甚至有了上千克朗。可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睡觉之前，我的上司都要来检查一番，看我是不是洗了脚。晚上十二点前我必须上床。我就这样开始了什么也没听见却又什么都听见了，什么也没看见却又看见了我周围一切的生活。我看见了这规矩、这制度，看见了当我们彼此之间表面上显得不和时，我们老板的那种高兴劲儿。哪能让女账房晚上跟一个男服务员去看电影呢！第二天早上就得把他们辞掉。我还认识了餐厅的特别客人，那张包出去的餐桌。每天都由我来擦拭这张餐桌上的玻璃杯，杯子上有每个客人各自的号码、各自的标记。有上面画着鹿的杯子，有画着紫罗兰的杯子，有画着小镇的杯子，有棱角的杯

子，还有慕尼黑产的带有 HB 字母的大肚子石罐儿。每天晚上，我都看见这帮固定的上流人士：公证人先生、火车站站长、法院院长、兽医、音乐学校校长、工厂主伊纳，我替所有这些常客穿脱过外套，我给他们端啤酒，还得把各人固定使用的杯子送到他们各位的手里。我真奇怪这些富人怎么能整整一个晚上来来回回讨论这么个问题，说城外有一座小桥，三十年前小桥旁边有棵白杨树。于是争论便开始了，这个说那里没有小桥，只有那棵白杨树，另一个说那里没有白杨树，只有一块不能算作小桥的带栅栏的木板……他们就这样边喝啤酒边为这个没意思的问题大喊大叫争论不休。不过也只是表面上热闹热闹而已，因为他们尽管大声吵嚷着说那里有座小桥而没有白杨树，或者说那里有棵白杨树而没有小桥，可到后来又总是坐下，一切恢复正常。他们的争吵仿佛只是为了让啤酒更加可口。有时候他们又争论这样一个问题：捷克的哪种啤酒最好。这个说普罗吉维的最好，那个说沃德尼昂的最好，第三个说皮尔森的最好，第四个说宁布尔克的最好，或者说克鲁肖维采的最好，于是又扯着嗓门儿争个不休。大家都很高兴，大声吵嚷只是为了有点事情做，轻松地把这个晚上打发掉。后来，在我给他们端啤酒去的时候，站长先生便侧着身子对我耳语道：有人看见兽医先

生到天堂艳楼去找小姐了。说他去的是雅露什卡小姐的房间。而那位校长又耳语说兽医虽然去过，但不在礼拜四，而是在礼拜三就去了，说那位兽医找的是弗拉丝达小姐。于是，他们整整一晚上便谈论天堂艳楼的小姐们，还有谁去了谁没去等等。当我一听到天堂艳楼这个话题，对他们曾经争论过的城外有座小桥还是有棵白杨树，啤酒是布拉尼克牌子的好还是普罗吉维的好之类的话题就压根儿不再想看见和听见，一心只琢磨着这天堂艳楼大概是个什么样子。我数一下自己的钱。我卖热香肠攒下来的外快，足够我去逛一趟天堂艳楼了。我甚至还会在火车站上装哭、装小可怜的，让人们同情我这个小学徒。他们在车上向我招手，施给我钱，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个孤儿。我打定主意，总有一天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等我洗了脚，便要从窗子爬出去，看看那个天堂艳楼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就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出了大事的那一天。那天上午进来一帮茨冈人，一个个穿得漂漂亮亮，说他们是锅炉厂的，有的是钱。于是坐下来，要了最好的菜，而且每次在点另一道菜时，总要把钱亮出来给你看一下。音乐学校校长坐在窗子旁，见茨冈人太吵，就换到餐厅中间的一张桌子，继续看他的书。我想肯定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在他站起来换到另一个离原座

儿三张桌子远的地方坐下的时候，还一直看着他那本书，连往下坐的那一会儿也还在看他那本书。他的手摸索着找椅子，眼睛还是没离开书。我在为那张包桌擦拭玻璃杯。正值上午，我对着光亮只看见少数几位客人要了份汤和焖牛肉。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即使没事做，所有服务员也要找事做。比方我吧，就得仔仔细细将那玻璃杯擦了再擦。领班也挺直身子站在那里整理刀叉，服务员重新整理餐巾什么的……突然，我透过金色布拉格旅馆的玻璃杯看到窗口下跑来一群激怒的茨冈人。他们跑进我们的“金色布拉格”，大概在过道上就已经拔出了刀子。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跑到那些从锅炉厂来的茨冈人跟前。而那些锅炉厂工人似乎早就在等着这帮人。他们一跃而起，将身后的桌子一张张拽到身前挡着，以免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扑过来。可还是有两个人倒在地上，他们的后背挨了刀子。那些带刀子的茨冈人朝锅炉厂工人的手上砍，连餐桌上都沾满了血，可是校长先生还在继续看他的书，而且面带微笑。那茨冈风暴不仅发生在校长先生的附近，而且越过他的头顶。鲜血溅到他的头上、他的书本上。刀子两次扎着他那张桌子，可是校长先生仍旧继续读着他那本书。我自己却钻到桌子底下，四肢并用爬进了厨房。茨冈人尖声叫嚷，刀子闪闪发亮，仿佛在金色

布拉格旅馆里飞窜的金色苍蝇。这些茨冈人不付钱便匆忙走出旅馆，所有的餐桌上都是血。有两个人躺在地上，有张桌子上摆着两个砍下的指头和一只削下的耳朵，还有一小块肉。之后请来一位大夫检验了这些割下的碎肉，发现这是从肩膀以下的胳膊上割下来的。唯独那位校长先生仍旧用手撑着脑袋，胳膊肘撑着桌子，继续在看他的那本书。其他桌子都已翻倒在门口，这些桌子码成一个防御工事，掩护着锅炉厂工人们逃出了旅馆。经理先生只好站在旅馆门前举起双手对前来用餐的顾客说：“抱歉抱歉，今天我们这儿出了点事，明天再开门。”我的任务是洗干净那些血迹斑斑的桌布。那上面有多少手掌印指头印啊。我得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去，在洗衣房烧上一大锅水。勤杂工们也都来帮着洗，然后煮，我负责晾晒。可我个子小，够不着晾晒的绳子，只得由厨娘们来干，我将拧干的桌布递给她们。我的个头刚好够到那厨娘的胸脯，她一个劲儿地笑，还借机戏弄我，将她的乳房压在我脸上，却装作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一个乳房挨着另一个乳房地压在我的眼睛上，挡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倒是挺香的。等她一弯腰拿筐里的湿桌布时，我又从下面看到她的两个乳房在晃悠。等她一站起来晾桌布，那些耷拉的乳房又高高耸起。所有勤杂工和这些娘们儿都哈哈大笑，

还对我说：“小家伙，你几岁啦？你已经满了十四？什么时候？”到了傍晚，微风吹拂，桌布全干了，满院飘扬着干净而漂亮的一块块白布，活像我们只有在举办婚宴庆典时才用的餐巾。好啦，我的任务全都完成了！到处重又干干净净，到处都摆放着石竹花。花店总是根据不同的季节送来满满一筐各样鲜花。我上床睡去了。可到夜深人静时，院子里晾着的桌布仿佛在喃喃细语，彼此交谈。我打开窗户，溜出房间，在桌布中间穿梭着，由窗口到了大门那儿。我蹿了出去，走进小巷，从一盏路灯蹿到另一盏路灯底下。倘若有人走过，我便站在暗处等他过去，直到远远地看到了“天堂艳楼”那块绿色招牌，我才稍微站定一会儿，等了一等。楼房里面传出自动风琴的演奏声。我鼓足勇气走进去，只见走廊上有个小窗口。我站在那儿，窗户高得让我不得不踮起脚尖。我看见里面坐着天堂老板娘，她问我：“您有什么事，小伙子？”我说我是来找乐子的。她开了门。我进去之后，看见那里坐着一位黑发女郎，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在那里抽烟。她问我要什么服务。我说我要吃夜宵。她便说：“给您把饭端到这里来吃，还是到夜宵部那里去吃？”我脸一红，说：“不，我想要一个单间。”她瞅我一眼，打了一声长长的口哨。该问的她都问了我，也得到了答复，于是她又问：“想

跟谁？”我指一下她说：“跟您。”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将手伸给我，手拉手地将我领着走过一条暗红灯光的暗黑走廊。她打开房门，里面摆着一个长沙发、一张桌子、两把丝绒面椅子。灯光是从荷叶边儿窗帘下面哪个地方照出来的。从天花板上往下垂着一些柳条之类的东西。我坐下来，摸了一下钱包，心里感到很踏实。我说：“您跟我一块儿吃饭吗？您想喝点儿什么？”她说喝香槟酒。我点点头，她一拍手，服务员便来到跟前，送来一瓶酒，当面将盖打开，然后又从旁边的小贮藏室里拿来两个玻璃杯，倒上酒。我喝香槟时，酒里的泡沫都钻进我的鼻孔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喷嚏。那位小姐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在她向我做过自我介绍之后便声称肚子饿了。我说：“好吧！上最好的菜！”她说她喜欢吃牡蛎，说这里的牡蛎很新鲜。于是，我们吃着牡蛎，喝着新开的一瓶香槟酒。然后她便开始抚摸我的头发，问我哪儿人，我说我来自一座小小的村庄，连煤我都还是去年第一次看见过。她觉得好可笑，然后让我放松一点儿。我觉得很热，就脱下了上衣。她说她也热，问我可不可以帮她宽衣。我帮她脱下，将她的衣服平整地放在椅子上。随后，她帮我解开了裤子的开口。这时我才知道，天堂艳楼不光是美妙、迷人，简直就像在天堂。她将我的头放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那香味，

那细嫩的皮肤……我闭上眼睛，彻底地醉了，瘫软了，任她摆布。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这个了。为了这，即使把我一个礼拜卖热香肠攒下的八百克朗全都花掉，我也乐意。我如醉如梦地和她紧贴在一起，直到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后来，很快就到了该穿衣服，不得不和小姐告别、付钱的时候了。账房算了又算，给我一张七百二十克朗的账单。我又单独给了雅露什卡小姐两百克朗。我走出天堂艳楼之后，靠在第一道墙上，在黑夜中站了一会儿，回味着这一切。我终于弄明白，在这些住着漂亮小姐的漂亮房子里是怎么回事儿了。我暗自说：“现在你已不再是生手了，明天再来吧！你也将成为老爷。”我让她们大吃一惊，来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在火车站叫卖热香肠的小服务员，走的时候却比金色布拉格旅馆那张包桌上的任何一位老爷都要神气得多。

第二天，我对世界的看法立即变了样。这些钱不仅为我打开了通向天堂艳楼的大门，而且使我有了尊严。我后来还回想起一个情景：天堂老板娘见我多付两百克朗时，立即抓起我的手就要吻。我还以为她想知道我的表几点了呢。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表。不过她要吻的也不是我这个在金色布拉格旅馆当学徒的手，而是那二百克朗，总之，是我拥有的这些钱。我还有

一千克朗藏在床上，这钱我也不是想要就有的，而要靠我每天到火车站去卖热香肠才能挣来。第二天上午，我被派去取花篮。回来的路上，我看见一个退休老人四肢趴在地上，找他那个不知滚到哪里去的硬币。我立即联想到，像包桌的客人一样，常常光顾我们旅馆的也有花匠、熟肉师、屠夫与牛奶厂厂长。实际上这些光顾我们这里的客人是给我们供应面包和肉类的，而我们领班一看冰箱，便吩咐说：“快到屠夫那里去，让他立即把那瘦得不得了的小牛肉拿走，现在就拿走！”小牛肉果然在傍晚之前被拿走了。那屠夫坐在那儿，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可那个退休老人大概是眼神不好，手掌在尘土里摸来摸去。我说：“您在找什么，老大爷？”“找什么？”他说，他丢了二十个哈莱士。我等着人们走过这附近时，便从兜里掏出一把硬币抛到空中，然后立即抓起篮子提手，买我的石竹花去了。我一直朝前走着，拐弯之前我回头看一眼，只见地上还趴着好几个行人，每个人都觉得这些硬币是为他而掉下的。他们互相争吵着，逼着对方把钱还给自己。他们就这样跪在那里大吵大嚷，唾沫四溅，甚至像发怒的猫狗彼此又搔又抓。我忍不住地笑了。我当即明白：人们感兴趣的是什麼，相信的是什麼，为了几个硬币能干出什麼来。我提着花篮回到饭店，看到门口有

那么多人，便匆匆跑进一间客房，掏出满满一把硬币，故意抛到离人群有几米远的地方，又立即跪下来修剪石竹花，将两枝文竹配上两枝石竹花插在一个个小花瓶里。我一边插花一边透过窗子看人们怎样四肢趴在地上捡钱，捡我抛下的钢镚儿，还互相争吵：为什么我先看到的钢镚儿被你抢走。这个晚上，在以后的许多个晚上，那些我们没事也要装着忙事儿的日子里，在我擦拭玻璃杯或对着光亮细细检查它的清洁度，并透过它看到宽阔的广场、避瘟柱和天空乌云的时候，甚至白天，我都梦想自己飞翔在大小城镇和乡村的上空，带着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满硬币，我将它们一把又一把地撒在身后的地面上。我像播种一样地抛撒着硬币，随即追上来一群人，我还没发现有一个人不去捡这钱的，看到的只是你夺我抢。可我已经继续往前飞行，感觉非常惬意，即使梦中我也会得意扬扬地咽着口水。我甚至梦想自己带着装满硬币的口袋，将它们继续一把一把地撒向我身后的人群。硬币叮当地响着，滚得到处都是。我甚至想象我有本事像蜜蜂一样飞进车厢，飞进火车、电车，叮当一声无缘无故地将一把硬币抛到地上，让大家弯下身，为了抢个小钱去互相争斗，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这钱只是为他而从天空掉下来的，根本没有别人的份儿。这梦想使我备受鼓舞。我个子